



美国塞班岛喜迎“真善忍国际美展”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 美国美丽的热带海岛——塞班, 迎来了第四届“真善忍国际美展”, 画展由当地联邦艺术协会(CNMI)和美国凤凰艺术画廊及塞班佛学会主办, 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九位画家的近三十幅作品。塞班市长弗洛雷斯观看画展后表示, 所有人都应该来看这个画展, 画展很好, 他本人很受教育; 他并祝贺画展圆满成功。

联邦艺术协会负责人安奇·洪松、美国内政部官员杰夫·邵尔、美国劳工人权监察官员帕梅拉·布朗、当地土著酋长级人物著名航海家利诺·奥洛派等参加了开幕式并剪彩。来宾表示, 非常荣幸在岛上能看到国际级的画展。他们认为, 获金奖的画作《震撼》中打坐的学员散发出的慈悲力量震撼人心。

前来观展的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他们有的表示同情法轮功学员, 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法轮功。一位曾是美术老师中国女士赞叹道: “画的水平真高呀, 写实功力很强! 非常佩服这些画家!” 一位在当地居



■ 塞班市长唐纳德·弗洛雷斯与加拿大知名华人画家、法轮功学员陈肖平女士在画作《震撼》前合影。陈肖平的《震撼》获“2009 年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金奖。

住的中国人前来观画, 当了解到画作《忍》表现的是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因为坚持信仰, 被警察电击毁容, 后来被酷刑折磨致死, 他眼含泪水, 表示信仰是不能被打压的。

当地多家媒体对画展做了采访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展”自二零零四年以来已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展出上百场。美展作品均出自于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之手。画作所展现出的法轮功的祥和美好与其在中国大陆遭到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比。表现迫害的画作全部取材于真实的故事, 给人极大的震撼。◇

加拿大议员：停止迫害法轮功是共识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 近日, 加拿大国会议员斯科特·瑞德先生针对美国国会通过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六零五号议案作出评价, 认为和加拿大一样, 停止迫害法轮功在美国也是共识。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瑞德议员曾在加拿大国会提出 M236 议案, 要求加拿大总理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十三位与加拿大居民和公民有亲属关系的、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动议。

据了解, 目前除了一人之外, 在中国受过迫害的加拿大人(居民)



■ 加拿大国会议员斯科特·瑞德

或亲属均被成功营救, 部份亲属来到加拿大与亲人团聚。

谈到六零五决议案, 斯科特·瑞德表示, 第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 这是一个在众议院中取得压倒性多数的投票, 议员们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 “它表明, 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十一年以来, 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广泛支持。” ◇

前不久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讲座, 谈的是关于大学生的人生价值。一位教授在台上讲了许多, 可台下的学生并没有听进去。要知道在当今的社会, 你去和学生谈精神价值和信仰, 不如去谈钱来的实在。

可是人的内心又渴望能够拥有一片净土, 于是有学生向那位教授提问: “您能谈一下大学生的信仰问题吗?” 有学生能提出这样有深度的问题, 我也提起了精神。于是我认真的听了一下那位教授的讲解。

那位教授是如此回答的: “信仰在中西方都有很长的历史, 佛教在中国有两千年的历史, 而西方也有基督教, 信仰是人对神的崇高敬意, 从而不断地修正自己, 节制自己的欲望。当然这里的神不是迷信, 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是一切美好的事物。”

到此为止说得都挺好, 可能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说的太正了, 偏离了中共的“主旋律”, 于是教授象变脸似的, 开始了自我洗脑, “当然于是我们越做越好, 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列主义者。”我深感活在这样一个专政统治下的大学生的悲哀。

“神”一词没有贬义,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听, 脑海里就会马上浮现出一个负面的形象? 其实这是被党文化长期洗脑造成的。在文化大革命时, 中共对一些词语进行有意的宣传抹黑, 从而让人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事物, 比如“搞政治”、“迷信”、“反动分子”等, 提起这些词, 人就马上生出仇恨斗争的情绪, (接下页)

■ 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对欧洲 14 个国家的人进行了社会调查。根据 2005 年 2 月 24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 71% 的欧洲人相信神的存在。



从大学教授讲信仰问题想到的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台北采访报导)蔡淑蕙,一位生长在澎湖岛的渔家女,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台北大都会。她努力向上考取国家公职,在台北士林地区担任村里干事,任职期间完成大专学业,也以工作数年来的积蓄购屋置产,并与男友步入礼堂完成终身大事。按说人生至此,应如飘落土壤的种子一般安定下来,但是蔡淑蕙却始终无法就此立定脚跟,她接触宗教,练过气功,大量阅读修身养性的各种书籍,有人问她:“你究竟在寻找什么?”她有次脱口回答:“智慧!真理!”“是啊,这就是我在寻找的”——蔡淑蕙内心有些悸动,可是实际是些什么?要到哪里才找得到?

“这就是我苦苦追寻的答案”

二零零四年三月,从德国回来的小妹向她介绍法轮功。淑蕙打开《转法轮》拜读,越看越觉得如获至宝,她一气呵成在一天之内便看完。淑蕙激动不已,内心不住呐喊:“这就是我要的,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生命的智慧’,找到了‘永恒的真理’。”

她迫不及待,隔天立即请求小妹教功,淑蕙说:“我一个下午就把五套功法学全了,牢牢记住。在学功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大道至简至易’,五套功法简单易学。”

明法理,化解家庭恩怨

虽然淑蕙以前几乎不曾与人发生冲突,但修炼法轮功之前,她内心充满怨忿。她怨婆家其他兄弟姊妹不管公婆,全由她和先生抚养;她怨自己赚钱养先生全家;她怨婆家家境不好却又有打牌的习惯,虽然先生也信守承诺不在自家设牌局,但却到外面

找到智慧 找到真理



■ 蔡淑蕙与三个儿女

去打;她怨先生外出打牌到凌晨……怨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矛盾日深。

淑蕙选择逃离不愉快的家庭氛围,一得空闲便与婆婆带着孩子外出游玩,不把心思放在家里。幸好婆媳俩感情甚笃,婆婆操持家务及照顾小孩,淑蕙就只顾上班和做自己的事情,她不敢保证哪天再也承受不住过多的怨恨而崩溃。

修炼后的淑蕙,凡事有“真善忍”指导,从法轮大法中她明白世间种种爱恨恩怨皆有因缘,逐渐也懂得遇到问题时,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最后从忍气吞声到没有怨恨、轻松自在。

她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对方着想、体谅别人,澎湃汹涌的积怨在一点一滴地轻淡、消失,先生也由开始的极力反对到现在不但非常支持,还会主动帮忙做一些活动事务。淑蕙说:“学法轮功的初期我还不不懂这些,照样我行我素,但真善忍的法理很快让我知

所进退,有所调整。”

顺产健康宝宝 医护人员称奇

一年后(二零零五年),已经育有十二岁与四岁一对儿女的淑蕙怀上第三胎,这对她和前两胎接生的医生来说实在是天大的挑战。她因为子宫肌瘤和前置胎盘情况严重,必须安胎。五年前怀第二胎时,整整半年,淑蕙请假躺在医院不能下床,整天带着呼吸器,二十四小时不停轮流注射安胎药。而剖腹生产稍有不慎很容易大量崩血,危及生命。由于这么前前后后的折腾,淑蕙罹患产后忧郁症,医疗手段一直无法减轻她的病情。

医生告诉淑蕙他不敢收,叫她转到全台首屈一指的教学医院生产。

每次定期产检,医生必定要求她住院安胎,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淑蕙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她没有耽误工作,照常骑摩托车上下班,穿街过巷递送里公文,反而还很利落清爽,医生和护士无不啧啧称奇!淑蕙说:

“为了让医生和家人安心,我还是听从医生的话,转到他建议的那家医院去生产,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宝宝也很健康可爱。”

工作中展现大法弟子的品格

三年前,士林区的管理人员人事变动,淑蕙被调到离家最远、居民最多的“里办公室”任干事。同事纷纷告诉她,这位“里长”很难相处,经常到区公所告状,数落干事的不是,因此他这里的干事的更换率是全区之冠。

淑蕙去了以后,这位里长却到处夸赞淑蕙,还去区公所向淑蕙的课长说:“绝对不可以给我换人,你要敢换人我就翻脸。”

其实,刚开始时,淑蕙工作得非常辛苦,经常要跑着走路来争取时效,淑蕙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她只看里长好的一面,体谅他为民服务的好意,尽力配合,努力把所有事情做好。

“我都用‘真善忍’的原则来对待,不久,所有问题都解决,里长非常信任,给我看到的都是最好的一面。”淑蕙说,里长对法轮大法非常认可,让她在活动中心开设炼功点、在公告栏里贴‘法轮大法好’和教功的讯息,还让淑蕙邀请大法弟子来分享修炼心得。◇

(接上页)而被提及的词语他们并不认识也不了解,却从心底里生出仇恨之心。由此可见,媒体宣传对人能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谎言说了百遍,也变成了“真理”。

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耶稣,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思想崇高和道德高尚的人,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常常有神迹出现,所以古时的人称他们为神,信徒不断地修正自己,纯净自己的心灵,也就是信神的过程。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人们被迫信仰的是暴力和邪恶的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信仰的是一个崇尚暴力血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其真面目的西方人——马克思。所以,那些自称为无神论的共产党员,他们也有信仰,他们信的所谓“神”是马克思,而他们也必须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助长暴力和血腥的力量,才能成为“忠实的马列主义者”。

所以我们中国人并不是生活在无“神”论的社会里,是共产党把正统的神从人们头脑里抹去,用自己取而代之罢了。(文/大陆大学生)

炼法轮功矽肺病痊愈 讲真相被迫害致死

(明慧通讯员四川报道) 四川省巴中市的张坤阳因在煤矿工作患上矽肺病, 身体每况愈下, 几年前因修炼法轮功而得以痊愈。可是他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美好而被中共非法判刑, 投入狱中折磨。张坤阳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含冤离世, 时年五十五岁。

张坤阳, 男, 巴中市南江县赤溪乡人, 后迁至该县长赤镇居住。张坤阳曾在煤矿井下作业多年, 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使他染上了职业病——矽肺病, 二零零四年被确诊为三期矽肺病, 广元市劳动局定为四五级残废。零四年又经历一场车祸, 肩胛骨被撞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张坤阳开始了法轮功的修炼, 身体很快康复。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南江县的警察以县城出现大量真相资料为借口, 肆意抓捕法轮功学员, 张坤阳以及该县的唐玉华、鄢玉明、周云华、谭君宜等大法弟子被绑架判刑。随后, 张坤阳被劫持到乐山五马坪监狱遭受非人折磨, 强制在污蔑法轮功的“三书”(“悔过书”等) 上签字。

二零零八年回家后, 张坤阳经常遭到当地国安、派出所、居委会人员的监视、骚扰, 中共人员强迫张坤阳写所谓的“思想认识”。南江县国安人员何才国多次要求张坤阳充当特务, 监视其他大法弟子, 每次都被张坤阳断然拒绝。当地派出所人员也多次滋扰, 不许张坤阳随意外出。

长期的迫害与骚扰, 使不堪承受巨大压力的亲属也对张坤阳百般苛责, 张坤阳旧病复发, 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在医院含冤离世。

一个身心重获健康的人, 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说真话做好人, 就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判刑和无休止的骚扰直至失去生命。在当今的中国大陆, 有着这样悲惨经历的又何止张坤阳一人?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宋智被迫害经历

(明慧通讯员陕西报道)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10 年中,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36 岁的大法弟子宋智, 长期受到各种迫害达 10 次左右, 10 年中有 5、6 年被非法关押于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之中, 并被单位不法人员长期严密监控、经济迫害, 他与家人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恶警伙同工作单位强行绑架宋智到洗脑班迫害 20 多天。

宋智, 男, 陕西省澄城县人, 一九九八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同年进入西安市阎良区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改装部工作。只因信仰法轮功, 按“真善忍”做好人, 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 他先后多次被绑架至拘留所、洗脑班、劳教所迫害, 致使其身心受到很大摧残, 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 妻子离异, 孤身一人带着 3 岁的女儿。其父母 70 岁左右, 生活在农村, 经济来源就靠宋智的收入, 由于经济受到严重迫害, 一家人生活艰难。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宋智、冯新成、武晓辉、邢志文、周艳萍、王其正、郭湘龙等七位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 被当地公安伙同所在单位绑架在阎良区看守所, 宋智被非法拘留一个

月左右。

二零零零年四月, 中共邪党人员借口开两会, 将宋智野蛮绑架进阎良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20 多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 宋智因准备进京上访被单位和当地公安绑架进阎良区看守所, 后被非法劳教 2 年。同期非法关押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冯新成、王永卓、苏海平、严峰等, 其他人均被拘留十五天左右。

在枣子河劳教所劳教期间, 宋智被恶警将双手左右分开分别铐在铁窗上呈十字形长达 7、8 天, 白天晚上不让睡觉, 上厕所受限制。并被恶警指使普教和狱医绑在床上强行灌食多达十次左右。

二零零二年七月宋智在枣子河劳教所劳教期满后, 被当地警察、“六一零”人员袁水利及试飞院公安处恶警张明安、改装部邪党书记等直接从劳教所劫持至临潼区洗脑班非法迫害 3 个月, 10 天后又被绑架到长安县洗脑班非法迫害 3 个月。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宋智回蒲城县未婚妻家准备结婚, 被蒲城县公安将其与未婚妻、丈母娘一起绑架, 非法抢走电脑、打印机及大法书籍资料等。

世道民情：亲身经历让我看穿“自焚”假案

我是一名修理工, 在某修配厂工作。九七年十一月三日, 我们工人一起安装烤漆房, 电焊工年龄很小, 没有工作经验。他站在盛满废油的桶上面焊接, 由于作业时间过长, 油桶过热产生气体导致爆炸。小焊工当时死亡, 我们七人受重伤, 我最重, 当时用手扑打身上的火, 满地打滚都无法将火熄灭。再后来, 我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明白时, 已经在某部队的医院里, 烧伤深度为 3—4 度。深度烧伤必须住隔离病房, 住无菌室, 要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治疗和护理, 医护人员必须穿高温消毒的防护衣和戴消毒口罩, 无菌病房绝不允许不穿防护衣的人员踏入一步, 并且整个治疗过程都是一丝不挂的, 医生说: 烧伤以

后, 身体内部发热, 身体表面不能缠绷带, 否则, 体内的热气、毒气会导致人死亡。



央视录像中的小女孩刘思影被包裹严密; 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

看了央视“自焚”录像, 我脑中出现了问号: 刘思影既然是烧伤, 为什么盖着被单? 记者采访为什么不穿防护衣, 不戴消毒罩? 既然是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术后四天为什么能底气十足、又说又唱地接受采访呢? 这不是在演戏吗? (文/良知) ◇



有缘重逢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去医院血液科看一个亲戚。看完后刚出来，就听见对面房中有人叫我，原来是我的小学同学。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相逢。

他坐在病床上，有气无力。我问：“你哪里不好？”他说：“我患淋巴瘤，医生说化疗十一次。”我一惊，那不是绝症吗？刚好我带了一张护身符，就对他：“你别急，我送你一个‘福’，上面写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逢凶化吉，佛光普照。你天天诚念能救你的命。”他接了护身符，小心地放进皮夹里，说：“谢谢你，我会天天念的。”

清代，友人于道光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岳帝庙，庙宇的朱门紧闭着，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那位读书人知道这是神灵，便顶礼膜拜，口呼上圣。那人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神灵，是右台司镜吏（管理右台‘心镜’的小官），因送文簿来到这里。”读书人问：“你司什么镜，是‘业镜’吗？”

司镜吏说：“差不多，但又是另一种镜，叫‘心镜’。‘业镜’所照的，是人们做事的善恶。至于心中的细微感触，感情的真伪万端，深藏不露，幽深秘密，无迹可寻。有的人，往往外表像麒麟、凤凰一般，内心却像鬼蜮，这些都隐藏在心底，业镜是不能照出来的。”

“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邪恶之徒的种种伪装术，更趋精熟，掩饰弥缝。有人竟然一生干坏事，

过了一段时间，想再去看看他。眼前的他比四个月前瘦了一点，却红光满面，笑嘻嘻地不象个病人。我说：“你看上去不错嘛！”他说：“好，昨天刚出院，有几个和我一样的病人走了（去世）。”他说：“你告诉我后，我天天看着护身符天天念，一直带在身上。”边说边拿出护身符给我看。

他告诉我说：“我原来胸前有一个九点五公分大的癌块，脖子上圈都有癌细胞，医生诊断没几个月好活了。我也没了信心。自从见到你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就每天念大法好。两次化疗后癌块变软，医生也觉得奇怪，说我有救了。本来说化疗七次就好了，为了保险又给我化疗了一次。我别的都不信，就信法轮功。”

我见他是个有缘人，就说：“回头我借本书给你看看吧。”他说：“好。”接着我跟他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远离灾祸，他马上同意了。我说：“你起个化名吧。”他说：“化什么名，不用化名，用真名吧。”

人们常说相逢是缘，缘聚今朝，不知多少人想过其中的真意？我默默地为老同学祝福，祝福他把握住了生命等待已久的机缘。（文／吴明）◇

心镜洞察幽微

都被他蒙混过去，没有失败过。所以上天诸神合议，将业镜移到左台，照真小人；再增设‘心镜’置于右台，照伪君子。两镜的圆光，左右对映，人们的内心，就洞然明晰：他们的外形，都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然而圆润精莹如明珠，清澈激越如水晶的，千百人中，只有一二人而已。

“这些情况，我站在‘心镜’旁边，都记录下来。三个月来一次岳帝庙，呈送文簿让岳帝判定罪福。大约



如果大多数医生说他们相信神迹，你会感到惊奇吗？美国《密尔沃基哨兵周刊》2004年12月21日报导，由调查机构HCD Research与纽约路易斯·芬可斯恩犹太神学和社会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项对全美1100位医生的调查显示，74%的医生相信神迹发生过；73%则相信奇迹会发生。

医生们说，无论是绝症患者的痊愈，还是长期昏迷病人的复苏，都是其科学背景和医疗训练无法解释的。

“有时病人的好转与我们做什么毫无关系，我觉得是上帝之手将他们治愈的。”内科专家哈桑说。癌症放射治疗专家奥森说，“如果神迹的定义是科学和医学无法解释的一些事，那么在我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事太多了。”

哈桑医生说，他本人会很自然地了解其患者是否有信仰，并与他们谈论精神在治愈疾病中的力量。外科医生利亚，则习惯带写有祷告词的卡片进手术室，他说，“手术程序有时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你不得不怀疑超自然的原因。”他本人相信神迹。◇

名位越高的坏人，对他惩罚越严；手段越巧妙的坏人，对他惩罚越重。

《春秋》记载：鲁国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在对展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

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镜吏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他回家以后，专门请于道光先生，写了一个匾额：

“观心”，挂在自己的居室门上，以此自警。（事据《阅微草堂笔记》）

正是：心镜明察秋毫，任何隐罪难逃，万般掩饰与遮盖，一切都是徒劳。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最好。千载明月如玉盘，君子襟怀皎皎！（文／秦自省）◇

大多数美国医生相信神迹